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施　華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九

宋 祝穆 撰

居處部

堂宇

羣書要語

堂謂堂堂高顯貌（釋名）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曲禮）堂上不趨（同上）攝齊升堂（鄉黨）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盡心）千金之子不垂堂（袁盎傳）滿堂飲酒一夫向隅

滿堂為之不樂漢書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潘岳閒居賦

詩句中堂高且新韓 野外堂依竹杜 重上君子堂杜 開

襟野堂豁杜 風露氣入秋堂凉韓

古今事實

堂高三尺

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遷史自序

不下堂而治

舜彈五弦之琴不下堂而天下治吳步隲疏

緑野堂見第宅門

堂植三槐銘見陰德門

太祖與符彦卿有舊俾知大名府有告其謀叛者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彦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

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石林燕語

寫記非生客

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轕也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有美堂記　歐陽永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盖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竒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娱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

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盖十餘萬家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船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賔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

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盖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梅公作此堂最得登臨佳處歐公為之作記人謂公未甞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為記未必能如是之詳也見文集

有竹堂記　晁無咎

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蒸雲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窓几案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彊嘲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畀天雨榛葳蜘蛛之織河柳兎葵之所交横而蒙翳人不

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棟而指其榜曰吾固詒客矣客輾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畝淇園之椉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若盂若桐梓之軀其膠繚嵌巖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特出屋簷而摩牆堵也暮春者春雷隱隱萬笴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巴笮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囷束簰屬而下者為筒為竿為屋

椽楗甾千丈之笮徧國之藩籬是頼竅而比夫律吕以悲哀娱耳者音聲滿天下也視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罷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貿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脩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輾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鵲沉為美木而交趾以為槃食𦻐白鷴錦鷄山中以臨腊而貴人以百金致茗以為粥而番人以為佩夫物固有以多為賤

而以少為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陌坊之棊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宫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清囂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逸而莫之致而貧者置圃無所况於其他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翛然而喜諄諄然語客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松栢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

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薈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猶不可賤又况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昔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洒掃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上不去曰竹固招我

醉白堂記　　蘇子瞻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有羨於樂天而已乎且顧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患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

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者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恠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身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

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廪有餘財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失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

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顔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逺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彦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彦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冰玉堂記

張文潛

熈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絶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其是非予奪之際凛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盖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為潁上令即致仕歸

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是時公同時脩史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畧而視其為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

繩豪猾纎悉曲當皆可為後法其學自書契以来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閲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畧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

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
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絶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補官春
陵道原之子羲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
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
而歎曰凛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凝之為
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氷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
名吾大父所居之堂曰氷玉君為我實記之余曰昔司
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

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馬疏廣受於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捨富貴如棄去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馬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輝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羲仲敏於學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立

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誼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為徒紓為雲霓兮注為江湖偉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

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汚也

冰玉堂記

朱元晦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地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窊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盖自兵亂以来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躇四顧喟然而歎曰凝之之為父道原之為子

其高懐勁節有如歐馬蘇黄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宦於此邦者亦得以叩門避席而考徳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為灌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躑躅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羡錢贖之民間垣而溝之以合於郡圃纍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

而繪劉公父子之像於其上且聞陳忠肅公之嘗館于是也則又繪其像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来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髣髴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来人心不正保身者以同流合污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為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

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
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為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
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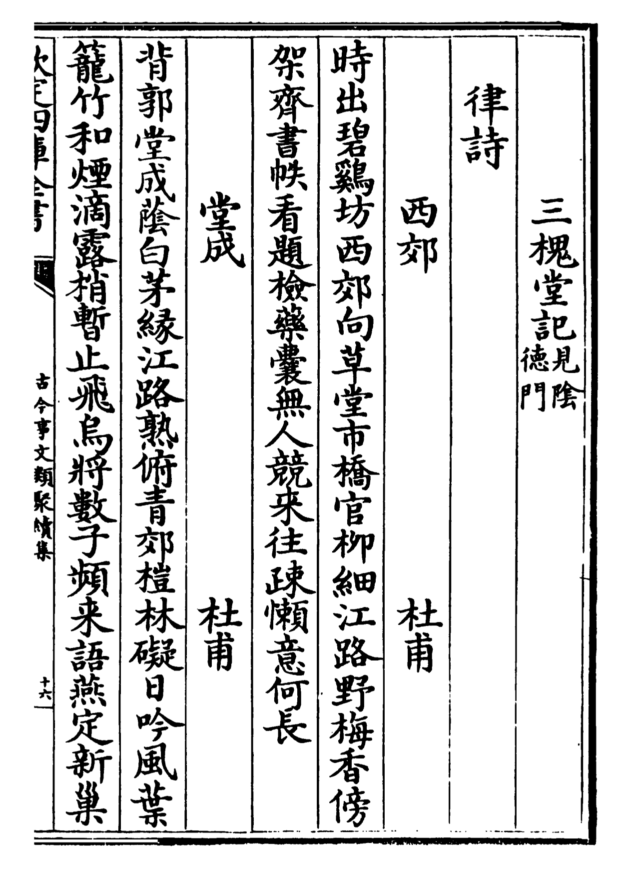
揚州重建平山堂記　洪景盧

揚為州最古南傳海北犍淮并而方之葢萬里後世乖
離鋠析殆且百郡獨廣陵得㽞其名故常稱巨鎮為刺
史治所為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為淮南節度使方唐盛
時全蜀尚列其下至有揚一益二之語入本朝事權繼

衰而太守猶帶一道鈐轄安撫使品其域望他方莫與京也迷樓九曲珠簾十里二十四橋風月登臨氣槩政已突兀今古茲堂最後出前志謂江南諸峯植立簷户肩摩領接若可拔取山川既佳而又歐陽公寔張之故聲壓宇宙如揭日月搢紳之東西以不得到為永恨意層城閬風中天之臺抑末耳其重如此然百餘年間屢盛屢歇瓦老木腐因之以傾陊荐之以兵革而遺址離離無復一存荒烟白露蒼莾滅没使人意象萎然誦山

色有無之句付之三歎而已吳興周侯淙開藩之二年
北邊輸平民俗安定思所以壯隆一邦作新窮簷乃致
志於所謂平山堂者稽工伐材費省工倍四旬而落其
成遺民憧憧後先策老抱幼目蕩魂怡不自意太平官
府之見至或感以泣有客從北來為予言相與心嘉之
而侯踵書来請記揚為州雖大然非昔比矣無有崇臺
累榭之勝瓌觀佚覽之樂為官者視隂即去無所寄適
非真有嫪慕不輕得留也侯獨居之安居之安則其於

事也勇而立一堂之就似無諱以勞者曩侯為盱眙子廷勞使客出其間彌兩月留留益久得侯之用心撝摩饑荒中雖屨屐間亦盡善今日典大府為方伯休其心於護邉乘障之餘以抗思埃風之外追昔人而與居豈不益可嘉則一堂之就宜有足夸者故為顯書之使淮人時節来游笙簫舞歌彷徉乎其上拂石而鑱之以無忘賢侯之德侯方以功力奮從是為羽儀天朝可卜不疑



三槐堂記見陰德門

律詩

西郊　杜甫

時出碧鷄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無人競來往踈懶意何長

堂成　杜甫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来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園池

羣書要語園植果圃植木說文園圃毓草木周禮場人掌場圃植果蓏同上無踰我園將仲子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東方朔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植蕙之百畝楚詞園日涉以成趣陶詞池沼池也廣雅池者陂也說文孫子有金池湯池之固後人因此開地為池以養魚鼈風俗通鑿斯池也孟子

詩句清夜遊西園飛盖相追隨曹植開門朝掃徑輦水夜

澆花于鵠鳥下花間井人彈竹裏琴呂温園林窮勝事選清晨向小園杜名園依緑水杜故園花自發杜池池塘生春草謝靈運方池涵清源選方塘涵白水選柳塘春水漫嚴維小水細通池杜數株碧柳蒼苔地一丈紅蕖緑水池荆公

古今事實

射矍圃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義

居鄭圃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天瑞篇

抱甕灌園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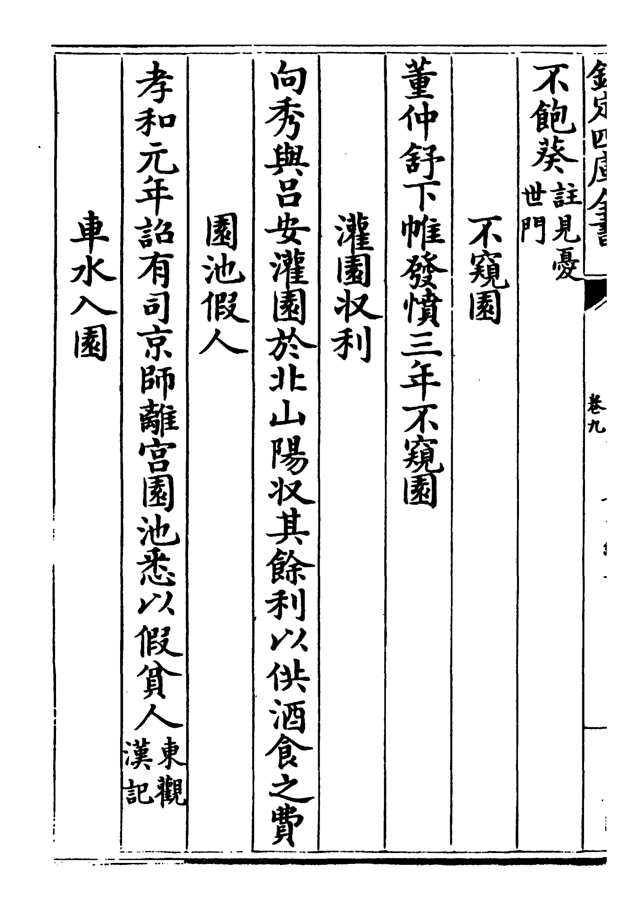
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而慙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斯人也莊子天地篇且子獨不見夫桔槹乎引之則俯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天運篇

拔園葵

公儀休相魯拔園葵不與人爭利

馬踐園葵

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予終歲



不飽葵註見憂世門

不窺園

董仲舒下帷發憤三年不窺園

灌園收利

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北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園池假人

孝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東觀漢記

車水入園

魏馬鈞巧宦絕世居京都有地可以為園而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巧百倍於常

華林園

簡文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来親人世說

園主不禮

晉王獻之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不怠容止風流為一

時之冠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會賓友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鉏園得金

管寧華歆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鉏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世說

金谷園

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軍事征虜將軍有别廬在河陽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娯目歡心之物備矣

園丁賣菜

柳元景為尚書令南岸有數十畒菓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者宋書

苑中立肆

齊東昏以閲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苑中立店肆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録事將鬬者就妃罰之百姓歌曰閲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盜蔬不問

齊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為業嘗見人盜其菘元琰遽走欲起其愧恥或有涉溝盜其笋者元琰伐木為橋以度之盜者大慙

平泉莊

贊皇公平泉莊周廻十里建堂榭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恠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絶唯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蘂等葢僅有存者恠石名品甚衆多為洛城有力者取去唯禮星石及獅子石今為陶學士徙置梨園別墅世賈氏談録

傳李德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狀淮南志

不市張相園

唐嗣曹王皐為山南東道節度張東之有園圃在襄陽皐將市取之馬彞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使其子孫鬻乎皐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

不受園丁錢

温公嘗獨樂園園子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園子得茶湯錢十千閉園日與主人分之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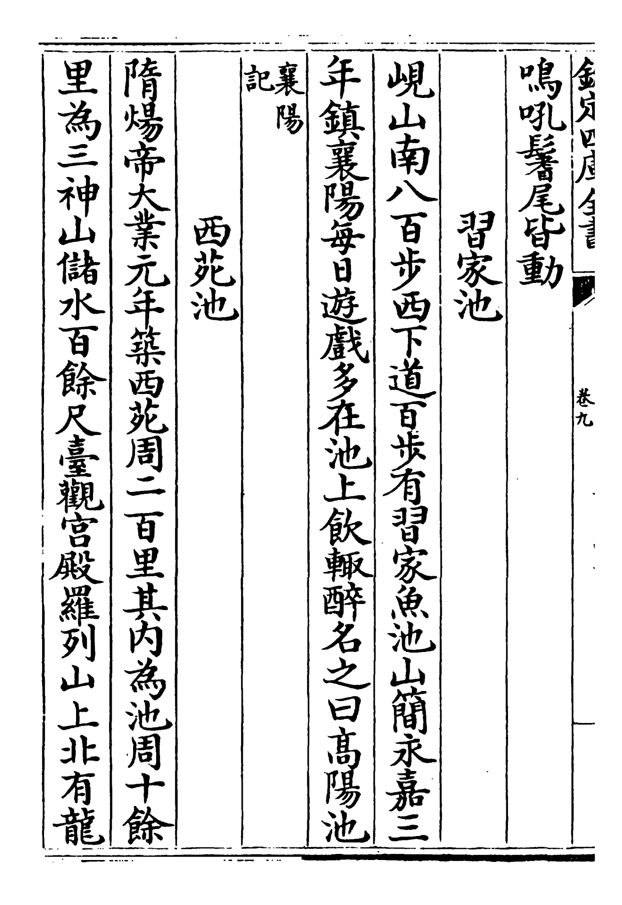
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元城語録

太液池以下係池

武帝作建章宫其北治大池名曰大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昆明池

武帝作昆明池習水戰西京雜記云武帝於池中置二石人相對以象牽牛織女又刻石為鯨魚每雷雨魚常



鳴吼鬐尾皆動

習家池

峴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習家魚池山簡永嘉三年鎮襄陽每日遊戲多在池上飲輙醉名之曰高陽池襄陽記

西苑池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為池周十餘里為三神山儲水百餘尺臺觀宫殿羅列山上北有龍

鱗渠縈紆注池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巳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車輿遊幸則即水而布之

放生池

唐肅宗詔天下臨池帶郭處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迄于昇州江寧凡八十一所顏真卿為之碑

浴妃池

楊貴妃生於蜀常誤落池中後人呼為浴妃池外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祭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忠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屬在伊川常賦詩曰龍門南嶽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

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
金陵于龍門得喬居士故居天寳末避地逺遊為荒榛
首陽徹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廢荆棘
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
奇石列于庭際平生素愫於此足矣吾常以為出處者
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来賢達多有遺恨至於
玄祖潛身于柱史柳恵養徳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
過六百石終無辱殆不可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遯留

侯託黄老以思世亦其次馬范睢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于葵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公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泣然流

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

五代張全義唐莊宗時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廷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黄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為譏已大怒笞殺之本傳

歐陽集古録跋云余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説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

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故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禍福不能動而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不能為者賢聖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不已至或疲敝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獨樂園記

司馬君實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顔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迂叟始家洛五年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云云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

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袵采藥決渠灌花操斧斫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遥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卷為巳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

於已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德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北村記　　葉正則

戸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為叢木茂花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卧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

三楹而止其為崇閎邃宇之居徧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為市者皆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来絶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艣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欸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鍾之奏息矣盖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峰明晦滅没近而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忒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圃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

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園
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内而游
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
園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羡焉余謂公冲
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
擅可謂賢矣余常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
而吳興特為第一其山脈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
之至清渟止演漾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

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
湫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
和之流未嘗不遁逸嘯歌於其間盖仙聖之宅非人世
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
其賢豪沈公乃以築圃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
所願欲也哉

古詩

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　高適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芋熟為問葵藿姿何如廟堂肉

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　王無功績

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廻忽逢門前客道發故鄉来歛眉俱握手破涕共銜盃慇懃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寬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絶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羇心秪欲問為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剪故田萊

答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　朱元晦

我從銅川来見子上京客問我故鄉事慰子覊旅色子問我所知我對子應識朋遊㧾强健童稚各長成華宗盛文史連牆富池亭獨子園最古舊林間新坰柳行隨隄勢茅齋看地形竹從去年移梅是今年縈渠水經夏響石苔終歲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後明語罷相歎息浩然起深情歸哉且五斗餉子東山行

司馬君實獨樂園　蘇子瞻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畒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醆斝尊酒樂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拊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啞

東坡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都說盡便可以圖

畫

題李氏園　蘇子瞻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牆圍古屋舉鞭扣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窻戶綠水光兼竹靜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歳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

黯秋氣蓄盡東為方池野鴈雜家鶩紅梨驚合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畨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磽禿我時来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抽錢筭閉口但未擁羨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没不容贖此亭破千家欝欝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蟣虱生刀鐲何嘗載美酒来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頭尚縮我今官正閒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何當辦一

身永與清景遊

題朱勔家園　劉屏山

晨輝麗丹極翌翌侔帝居向東堂上人零落烟海隅不才際時會振跡皆刑餘閭幃尚帝主皂隸乘軒車流威被東南生殺在指呼樓船載花石里巷無袴襦至今江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已過量受禍如償逋荒涼戟門路尚想冠蓋趍客船維岸柳呼人罾池魚徘徊極幽討曲折迷歸途夜月扃綺户春風散羅裾榮華能幾時喪

亂實感子曹鄶子何譏此曹真人奴

芍藥宅　　楊廷秀

風雨敗花為花作宅上棟下宇瓦之壁之

皆以油簾

何以築花宅筆直松樹子何以盖花宅雪白清江紙紙將碧油透松作畫棟峙鋪紙便成瓦瓦色水晶似金鴉暖未熖銀竹響無水汗容漬不泫晴態嬌非醉盡收香世界闕在閒天地風日幾曾來蜂蝶獨得至勸春入宅

莫歸休勸花住宅且小留昨日花開開一半今日花飛飛數片留花不住春竟歸不如折插瓶中看

律詩

春園即事　王維

宿雨乘輕屐春寒著敝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棊局林端舉桔槹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題崔端公園林　李端

上士愛清輝開門向翠微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野

坐苔生席高眠竹掛衣舊山東望遠惆悵暮花飛

治圃　張文潛

僦舍亦為圃從人笑我痴自求佳草木仍揷小藩籬吾事正如此人生聊自怡霜松未及尺獨我見奇姿

南園　羅隱

搏擊路終迷南園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樂幽栖葉長春松濶科圓早薤齊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窻奔野馬閒甕養醯雞水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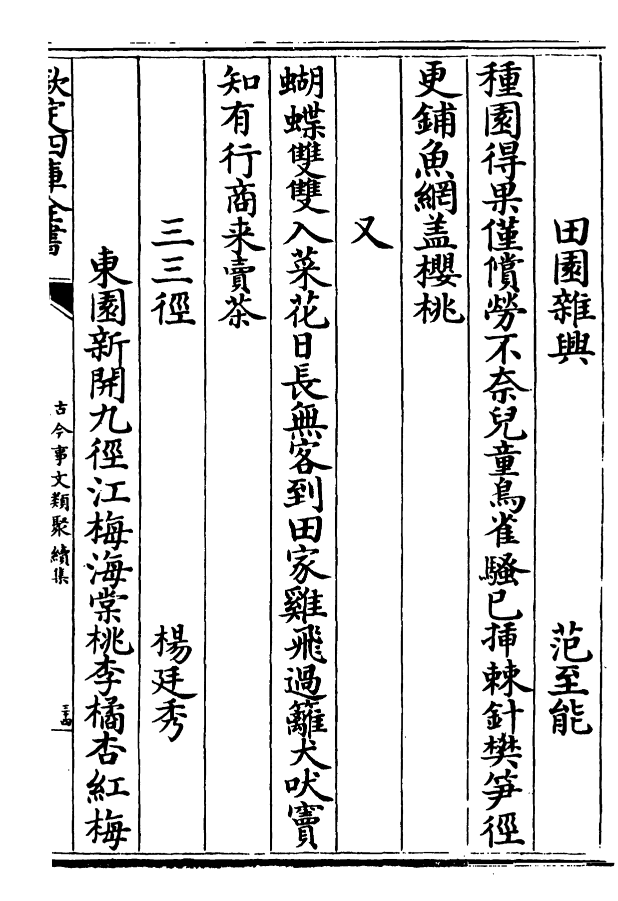
逾切烟霄分已睽病憐王猛畚愚笑隗囂泥澤圃潮平岸江村柳覆隄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提攜

老圃堂　盧綸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

南園偶題　薛能

天子優賢是有唐鑑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成功去乞取南園作醉鄉



田園雜興　范至能

種園得果僅償勞不奈兒童鳥雀騷已插棘針樊筍徑更鋪魚網蓋櫻桃

又

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犬吠竇知有行商來賣茶

三三徑　楊廷秀

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

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云

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郊墅　鄭谷

帝曲樊川雨半晴竹莊花院遍題名畫成煙景垂楊色滴破春愁壓酒聲滿野紅塵誰得路連天紫閣獨關情漢陂水色澄於鏡何必滄浪始濯纓

黄處士園林　劉威

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遥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来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閒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

洛下園池　邵堯夫

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别尋春縱游只却輸閑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幾真虚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虚名撼到身

春情懐故園　　楊廷秀

竹邊臺榭水邊亭不要人隨只獨行乍暖柳條無氣力半晴花影不分明一番雨過来幽徑無數飛禽有喜聲只欠翠紗紅映肉謂海棠兩年寒食負先生

詩話

平泉莊

李德裕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對引泉水縈回疏鑿像巫峽洞庭十二峯九

泒迄于海門江山景物之狀以間行逕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初德裕營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劇談錄

吟治圃詩

馮長樂七歲吟治圃詩云已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仁厚天性全生靈性命已兆於此陳輔之詩話

雜著以下條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諸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檻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

為連師所賔禮貢之澤宫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摠統以至虚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兹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巳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娱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茂交相賛者也既碩其内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

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南雍州池亭記　　洪景盧

觀山者必於終南二華天台赤城觀水者必於五湖三江適梁魏周秦然後極通都大邑之盛不登凌風之臺黃雲之樓却月露寒之觀不足以游目騁懷竟瓌壯絶特之美彼夸者之談則然若是而充之焉必須蒲梢齧

鄒之駿飲必中山桑落之酒烏太官之羔炊共城之稻
鱠秋風之鱸槎頭之鯿鄭衛娥媌以為御孟公君卿以
為客冬室暵夏室寒朝經而夕綍之中心縈繞如車汰
輈萬寧有足理今吾環堵之宮把茅盖頭開數椽之窻
掃隙地五六尺植竹數十個田父過我傾濁醪老瓦盆
中張兩脚如箕徑醉輙睡無人乎柴門之下獨昌翔其
間由我者吾豈不大好夫是之謂隨寓而安則吾焉往
而不為勝庾嶺之南七十里以雄名州當孔道往来之

門候人者日緣續不絶守居不寛綽又無高明爽塏之臨以舒厥心主諸者幸滿秩決去何用知委蛇退食之可樂聽事之東故有池延袤且十畆滿中白芙蕖千葉而實池心突然亭亡而址存不知幾年數豫章王稚川至頗有意復之得廢寺棄材西向作屋周以欄廊然四敞榜曰種玉亭直北隄貫中架梁以往又南向作屋羅羣山於雉堞之外榜曰挹翠亭池亭距黄堂不啻步武脱闤闠囂塵而山藪林壑之勝具天實開稚川鋭使為

之以為淩江上善第一妙境人人指嶺表為瘴邑距知所謂隨寓而安者顧乃不啻足耶稚川佳公子善屬文作郡有治理效上官賢之雄民不能淹使留更數月當去其未去也舉杯中之渌並欄長吟有信来儻以示我

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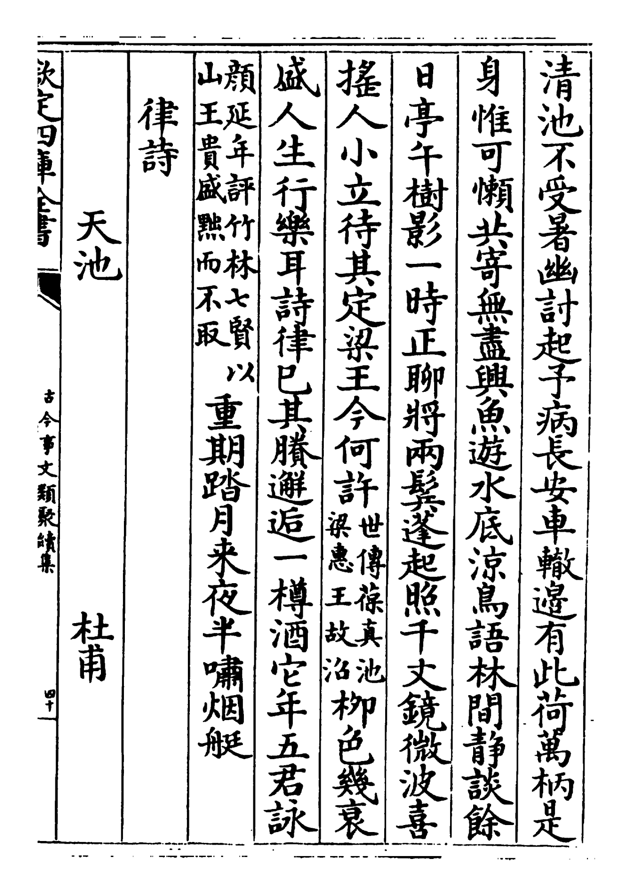
南池　杜甫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皇天

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
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主
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雲衣荒哉舊風俗高皇亦明主
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
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
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羇束

夏日集葆真池上分韻得靜字

陳去非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邉有此荷萬柄是身惟可懶共寄無盡興魚遊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聊將兩鬓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世傳祿真池梁惠王故沼）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巳其賸邂逅一樽酒它年五君詠（顔延年評竹林七賢以山王貴盛黜而不取）重期踏月来夜半嘯烟艇

律詩

天池　杜甫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欝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宫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溥躬

盆池　陳去非

三尺清池窻外開茨菰葉底戲魚回雨聲轉入浙江去雲影還從震澤来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施　華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

宋 祝穆 撰

居處部

橋

羣書要語橋水梁也或曰梁石橋也石杠謂之徛釋名獨木之橋曰榷亦曰彴今謂之略彴廣志楚人謂橋為圯舟梁謂浮橋說文烏鵲填河成橋子淮南橋有鴈齒六帖長橋卧

波末雲何龍阿房賦駕海維河浮黿役鵲柳浜銘造舟為梁見於詩而杠権徛彴雜出於子史若橋之為名則始於商而獨著於周書逮秦漢乃各冠以地或因水而稱朱弁橋記近世以来其功利之大且廣者多為浮屠氏所有蓋佛以慈憫利物為心而橋梁又居八福田之一同上以堅石固其岸以巨材壯其趾脉絡貫穿勢侔坤軸一木所幹萬鈞為輕犬牙相函魚鱗密次踴若鰲戴矗如嶽壓蛟螭盤結若飛若動同上橋柱下横木入沙中者謂之蹲

鴎雜志

詩句人跡板橋霜温庭筠　市橋官柳細杜　江橋春聚船杜

乗橋躡綵虹李　飛橋上架漢韓　野店山橋送馬蹄杜

古今事實

造舟為梁

文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毛注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

黿鼉為梁

周穆王從荆東至九江以黿鼉為梁而渡紀年

乘輿濟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伏於橋下見報仇門

初作河橋

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史

抱橋柱死

尾生與婦人期不来水至抱梁柱而死抱朴子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山石下海去不速神鞭之流血齊地記

墮履圯下見履門

題橋乘駟

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圯橋犯蹕

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轝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来聞蹕匿橋下見車騎即走耳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

就橋為安

前漢薛廣德直言諫諍元帝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徳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云云上不説光禄大夫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乃從橋

先據浮橋

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南至南郡據浮橋於江水吳漢鋸絶横橋大破之

橋七十所

趙充國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橋下有蛟見蛟門

據水斷橋

蜀先主爲曹公所追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無敢涉者

橋穿陷馬

魏伐蜀鍾會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理道會後行而橋穿陷馬足於是斬儀

請建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不可及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不立也

先作浮橋

鄧艾伐蜀先作浮橋

引兵據橋

慕容垂與劉牢之戰晉大敗車騎慕容德等引兵要牢之于五丈橋

刺史治橋

王易周四鎮皆有善政橋壊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古今文集

雜著

石橋銘

張彧文粹

閼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洨水伊河諸州牙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杍材葳制樸斲紛揉斡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横包乘流迴透坱軋匠造琳琅簇遝嶻作洞門呀為石竇賒莫算盈一紀方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鬬吞齊跨趙

儆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鈐鍵撮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山河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堠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蒯壖朝趨禁霤質含水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萬安渡石橋記

蔡君謨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

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索址于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蒲陽蔡襄為之樂合燕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記所作勒于岸左

利涉橋記　　葉正則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鼒叔和為其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楯繂索隄其兩旁棝圖狻猊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擕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蹋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廛肆烟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

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顧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曰橋以未成為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為難君所自知也今歳别一困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算而步折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無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顧并著之余卧水心久往来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前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悉大效小驗具於春秋至

捐一車則天下以為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趣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為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為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為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屢返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

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

古詩

方橋　韓愈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英州何公橋　蘇子瞻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鵜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惟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惟水

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鯈游溢而懷山神禹所
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壊舞于盤渦冰折雷觧坐使此邦
畫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
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匪石
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為玉
虹隠如金隄直欄横檻百賈所棲我来與公同載而出
驩呼闐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
為此橋願公千歳與橋壽考持節復来以慰父老如朱

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惠州東新橋　　蘇子瞻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搖翻雪江尾揷崩雲溪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轆轤卷巨索青蛟挂長隄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讙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逃雷電生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姦民食此險出没如鳧鷖似賣失船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如沙泥豈知濤瀾上安

若堂與閨往来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領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蘇子瞻

昔橋本千柱掛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版隨奔溪笑看遠岸没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炎洲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銅駝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

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鷺蕭然無尺箠欲駕飛空梯百夫下一杙椓此百尺泥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那知陵谷變枯瀆生茭藜後来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垂虹橋　王介甫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蔽虧東西渺然白漫漫浸北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蜺欲濟兩間阨中流

雜蜃氣攔楯相承翼初疑神所為滅沒在頃刻晨興坐其上傲兀至中及獨憐造化功不謂因人力今君持酒漿談笑顧賓客頗誇九州物壯麗此無敵熒煌丹砂柱璀璨黄金壁中家不慮始助我皆豪殖喟予獨不可還當采民力

吳江長橋　王逢原

老匠鐵手風運斤一揆刃入千山髡明堂有柱不見用此為失地猶濟人西瀦巨澤江海通陽侯利溺驚濤風

當道誰能支地險更東安得與天通莫比垂天紳莫比跨地帶渴龍乾死枯無鱗絶海失舟踏鯨背秦帝東遊逐仙跡累重肉多飛不得三洲水隔不到山借得紫虹千萬尺平時塵土埋英雄吾亦棄劒来遊東欲觀水盡朝宗海安得身乗破浪風為約他年可歸處獨倚闌干不思去季鷹范蠡不足竒待我為名千古歸

律詩

竹橋　杜甫

伐竹為橋結搆同褰裳不病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垂虹橋　　鄭毅

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瓊瑶插天螮蝀玉腰濶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是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洛陽橋　　劉彦冲

跨海飛梁疊石成曉風千里渡瑤瓊雄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山蛇陣横脚底江濤時洶湧望中煙嶼晚分明往来利涉歌遺愛誰復題橋繼長卿

井

羣書要語井清也泉之清潔也釋名井一有水一無水為瀱汋爾雅改邑不改井注井以不變為德者也井泥不食注久不渫治者也井甃無咎注可以脩井之壞井洌寒泉食注水清也羸其瓶凶注幾至而覆井卦井門户竈中

霤為五祭禮記註 坎井之蛙莊子 轆轤井上圓轉木也說文

詩句雙桐生枯井魏明帝 林間鑿井新里巷汲來頻及見

羸瓶者翻思抱瓮人魏野 古甃冷蒼苔寒泉湛明月李白 汲

井漱寒齒柳 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戺杜 絡緯秋啼金

井欄李 井底泉通竹下池賈島 静院時聞放轆轤韓偓

古今事實

黄帝穿井

黄帝始穿井亦云伯益作井世本

堯民鑿井

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通歷

舜穿井

瞽瞍使舜穿井瞽瞍與象共下石填井舜為匿孔旁出

井得土羊

魯哀公穿井得土羊孔子曰此羵羊也土之恠韓詩外傳

九井相通

襄邑縣南瀨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入祠者水温清隨人意念汲一井餘井水皆動劉義慶幽明録

抱甕灌畦見園門

桔槔汲井

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為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溉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吾不為也莊子又說苑

刺山泉湧見泉門

拜井泉出

耿恭居疏勒匈奴攻城絶其水源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請祈有頃泉出

鑿井太大

賈耽鎮滑臺城北鑿八角井以鎮黄河於是潛令人伺之果有老父至問曰誰人鑿此井曰賈君老父曰大妙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耳耽聞之曰是井太大也廣記

鑿井得銅

龐儉鑿井得銅因以致富

渴中讓飲

晉阮籍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籍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

蘇耽橘井見神仙門

毋墮井死

白居易拜左賛善偒有言居易母墮井死居易賦新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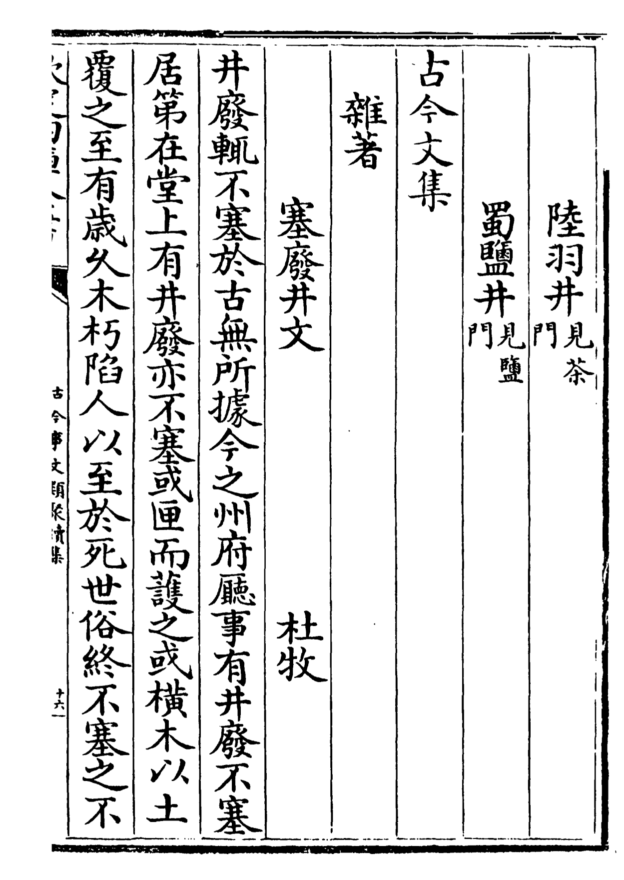
篇言浮華無行出為州刺史

始為鑿井

柳宗元曰始州之人各以甖甀負江水莫克井飲井銘序

視井生男

婦人妊身三月未滿者著婿衣冠平旦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顧必生男陳成者生十女其妻繞井三匝呪曰女為陰男為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日不汲及期果生一男博物志



陸羽井 見茶門

蜀鹽井 見鹽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塞廢井文　杜牧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横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

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藉齊民而重洩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於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

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蓋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剌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為大宇以張其事黄州當是地古井不塞故為文投之而實以土

龍井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有不獲

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積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蟲鳥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潮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悼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

蟠幽而據阻內無靡史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龍泉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茍則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淨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

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三年八月日高郵秦觀記

卓錫泉記見泉門

古詩

浚井　蘇子瞻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為惻鉼甖下兩綆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盃酒暖寒粟白水漸泓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機底處来新潔井在有無中無来亦無失

引水　杜甫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僕奴悲

魚復移居心力省
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
斗水何直百憂寛

律詩

留題石經院　蘇子瞻

窈窕山分井泉流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

新井

源遠匠難尋加欄底更深汲新聞土氣鑿徹見天心滴

亂鉼初發痕移甃漸深雲雷如震用飛出便為霖

井泉　　劉彥冲

石井水濺濺寒莎映碧鮮雨聲添溜急天影入波圓曉汲連山寺春耕潤野田杖藜三嚥罷毛髮更蕭然

龍泉寺石井　　王介甫

山腰石有千年潤石眼全無一日乾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

詩話

井有丹砂

抱朴子曰臨沅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子孫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東坡云井有丹砂水長赤

故宅有井

盛弘之荆州記湘州南寺之東賈誼有井水極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即誼所穿井誼宅今為陶侃廟又冡宇記

賈誼廟在長沙縣廟即誼宅中有井上圓下方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墓上昔曽窺杜甫云賈傅井依然又詩云浪動濯嬰井皆此意也

井謎

樂府解題井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為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為井字故錢昭度食梨詩二八飛泉繞齒寒

瀉瑩于井

金陵記江南計吏止于傳舍間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為昔時莝刺喉而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莝杜詩云畏人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及唾疑唾字無義當為莝謂為莝所哽也按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為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為遲踟蹰不得共覩此意乃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亦不忍唾也此足以見古人忠厚其

理明甚蘇氏演義

銀床事始

晉書樂志載淮南王詩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杜詩露井凍銀床事始見于此潘子真詩話　又許彥周言嘉祐河濵人網得一石刻詩曰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

庖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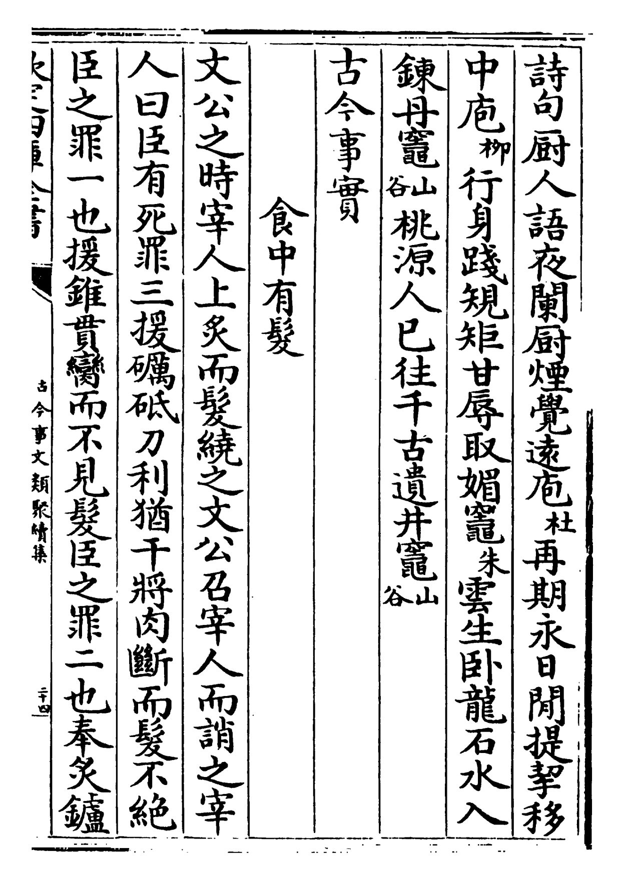
羣書要語庖食廚也說文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

代之矣逍遙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梁惠王竈竈創也創造食物也釋名孟夏之月其祀竈月令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炊器也祭竈以祭先炊也社記竈必為屏心突高出屋四尺怕無失火失火者斬墨子煬者避竈莊子竈五突分煙者衆也魯連子云竈上掃除萬世一時也李云云作竈法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掘去上五寸以水美酒一升合和泥之以癸亥日修之此日安竈自如也作竈法廣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釜長七

尺子孫富貴作竈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不可泥竈大凶勿以壬癸庚辛萬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皆凶

竈君神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凶惡賈氏不知其名見之死豬肝泥竈竈土云伏龍肝令婦孝竈君以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治竈當以五月辰日豬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犬祭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致非禍大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巳丑日白雞祠竈宜蠶五月巳丑卯祠竈吉四月丁巳日祠竈百倍雜五行書竈馬狀如促

織宂於竈側俗謂竈有馬足食之兆酉陽雜俎在名山深壑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長四丈廣二丈起基四尺又嘗先掘基下土令必無故陷穽冢瘞之處所也開南戸西戸東戸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邉令去釜九寸也以塼及細土構立之亦勿令穿拆神竈之法畢矣茅善仙傳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抱朴子內篇春秋竈陘即今之竈門安柴處朱語録



詩句廚人語夜闌廚煙覺遠庖杜再期永日閒提挈移中庖柳行身踐規矩甘辱取媚竈朱雲生臥龍石水入鍊丹竈山谷桃源人已往千古遺井竈山谷

古今事實

食中有髮

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

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乃召其黨而詰之果然乃誅之韓子

食中有蠅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得蠅虫之類密置柈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

飾厨傳

漢宣帝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可使監厨

或問禰衡曰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同上荀儀容貌故可弔喪趙腹大噉肉故使監厨典畧

啖行炙者

顧榮字彦先輟已炙啖行炙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也耶世說

耽書忘肉

隋王劭為散騎常侍篤好經史用心既專性頗恍惚每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伺而獲之

監廚撾人

隋李圓通少孤賤給事文帝家帝為隋公每賓至常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婢僕敬憚惟世子乳母恃寵輕之每有干請不許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撾之數十帝善之以為堪大任後位太府卿

饔人廋肉

王文正局量寛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一日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孔突不黔 以下係竈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媚竈獲罪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倚竈讀書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觚竈額也蘇子

減竈

孫子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

為二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乃倍日并行逐之暮至馬陵齊伏兵萬弩俱發涓乃自剄

沉竈生蛙

智伯攻晉陽而水入城不沒者三版沉竈生蛙懸釜而炊人馬相食戰國策

帝親祠竈

武帝時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

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仙者可見

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曲突徙薪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言其泰盛三上書輒報罷後霍

氏誅滅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

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子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

有火患主人不應俄其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

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録言

曲突者或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賔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悟而請之宣帝召福為郎

黄羊祀竈

後漢陰識光烈皇后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宣帝時陰子方者嘗臘日晨炊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祀之日後暴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遂繁昌

自親釜竈

周澤為澠池令儉約妻子自親釜竈東觀漢記

增竈疑敵

虞詡為武都大守羌欲邀遮詡詡密令吏人作兩竈日增倍之日行三百里詡曰虜兵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来迎衆行速必憚進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本傳

祭竈請比鄰見鄰居門

雞入竈凶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遥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毛羽不燋鳴啄如故玉尋病殞

風吹竈凶

季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為卷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漢書

古今文集

雜著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来生民頼之祀之可也説者曰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録人功過上白於天當

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
也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
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巳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
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以
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
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
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
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可以為天帝乎

竈銘　後漢李尤

燧人造火竈能以興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竈屋銘　晉摯虞

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雜箴　魏王朗

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言

古詩

祭竈詞　范至能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竈君喜婢子鬬爭君莫聞猫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来分

厠

羣書要語圂厠也又圊也說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偃馬注偃謂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庚桑篇呂靜曰楲威窬褻器也楲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萬石君傳注俗命如廁為屋頭幷州人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資暇錄

古今事實

如廁而卒

晉侯將食麥脹如廁陷而卒

如廁心動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士也釋之　高祖如廁心動見柏人　金日磾如廁心動擒莽何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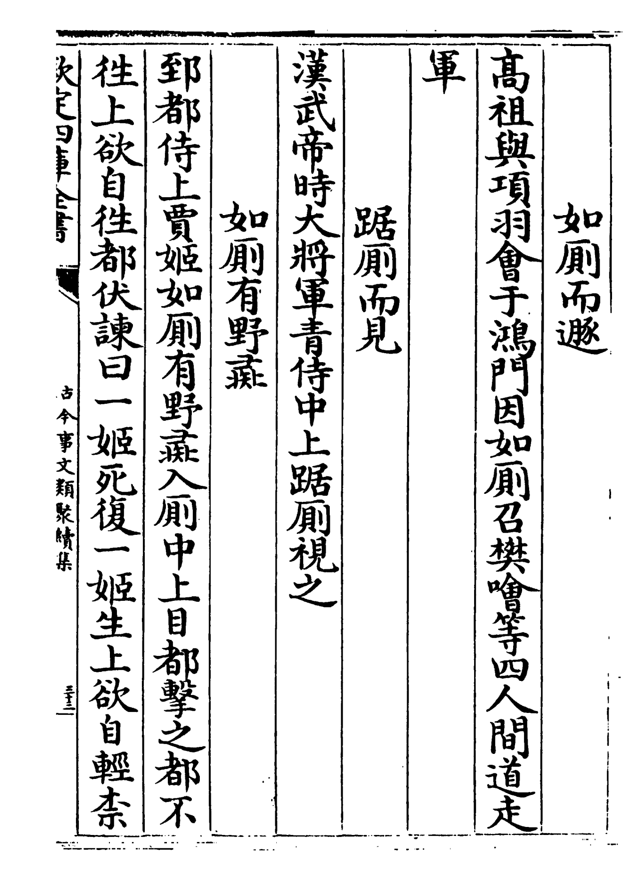
卷置廁中

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千斤雎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既歸以告魏相

魏齊齊大怒使舍人笞擊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賔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禄入秦說昭王拜以為相

厠鼠不潔

李斯為小吏見厠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入倉觀倉中鼠食粟不見人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子



如厠而遯

高祖與項羽會于鴻門因如厠召樊噲等四人間道走軍

踞厠而見

漢武帝時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

如厠有野彘

郅都侍上賈姬如厠有野彘入厠中上目都擊之都不往上欲自往都伏諫曰一姬死復一姬生上欲自輕柰

太后宗廟何太后聞之賜都金馬

藩溷著筆硯

左思著三都賦藩溷皆著筆硯

謫守厠

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守厠三年神仙記

露頭入厠

張碩曰不宜露頭入厠夜行必以燭曹植社蘭戒香

如廁見朱衣

陶侃甞如廁見一朱衣赤幘斂履曰以君長者故来報君後當為公侯至八州都督

廁婢列侍

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如廁者皆易新衣客皆羞脫而王敦脫故著新意無作諸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甞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敦曰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

婢妾十餘人並放之

厠婢持香

晉劉寔少貧窶及後位太尉每崇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厠見有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崇曰是厠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更如他厠

戒厠上相尋

郭璞素與桓彛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厠間便入璞曰卿来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

彞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彞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受王敦之禍彞亦死蘇峻之難

食棗飲澡豆

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是菓食盡婢擎金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羣婢掩口世說

廁置香爐

劉季和性好香上廁置香爐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真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君惡我愛好也襄陽記

如廁見方相

庾翼鎮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病而薨

夢鹵簿入廁

宋沈慶之在文帝時夢引鹵簿入厠中意惡之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不在旦夕間鹵簿固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慶之果以孝武世登三事

焚經投厠

後魏崔浩好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得罪被置檻内送城南衛士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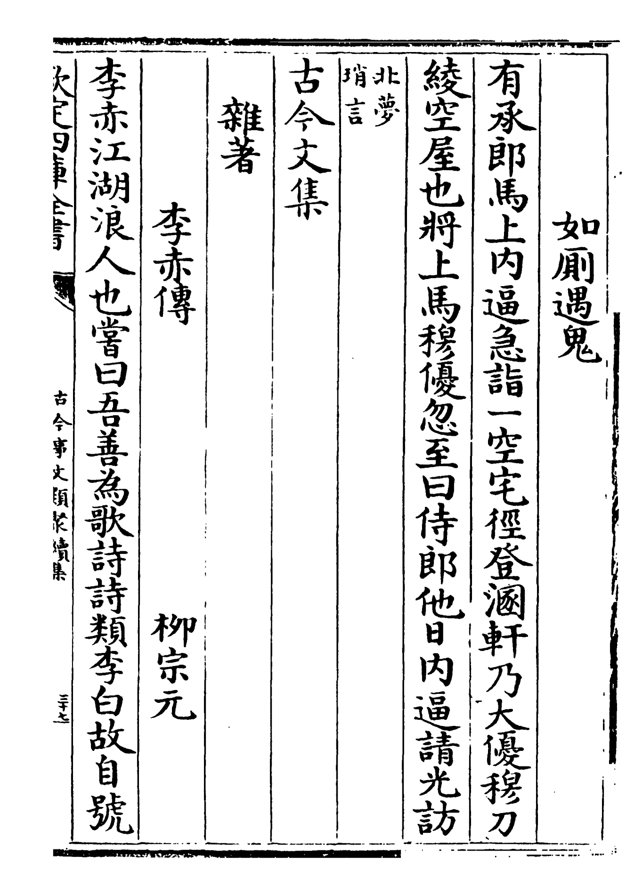
如浩者人以為報應

廁神月巡

侍御史錢義方居常樂第夜如廁忽見蓬頭青衣數人来逼義方曰汝非郭登曰然余乃廁神每月出巡續幽怪録

燭淚成堆

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歸田録



如厠遇鬼

有承郎馬上内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將上馬穆優忽至曰侍郎他日内逼請光訪

北夢瑣言

古今文集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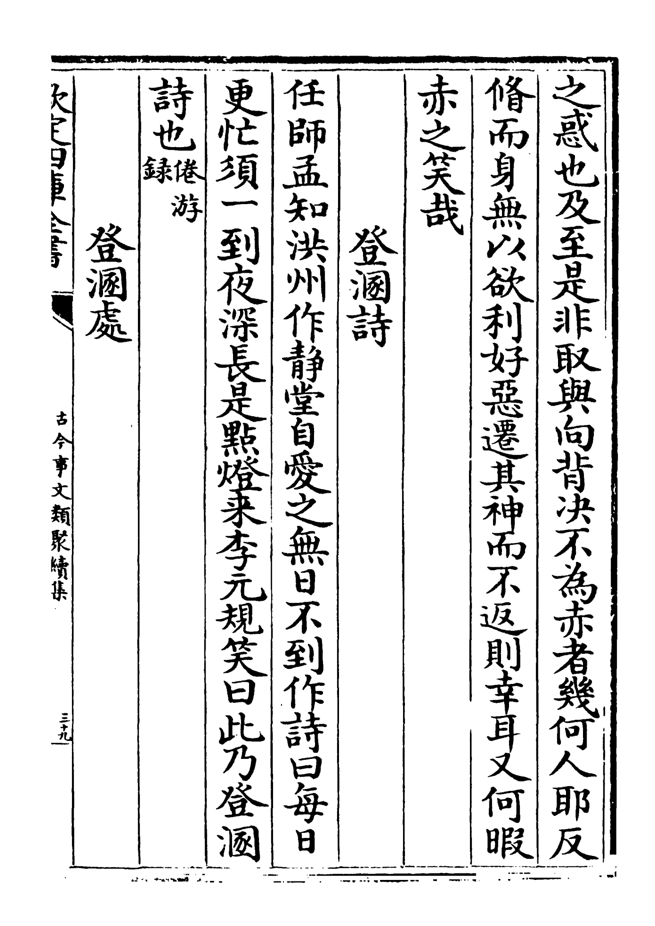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

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馬閒累
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
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
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閒婦人
至至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
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汝無道吾將從吾妻
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閒為書如卵圓封之又為書摶封
之訖如廁久集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

視勢且下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廣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且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乆從之且復入矣為友洗其汙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木捍門門

堅不可入其友𠯗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吏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



之慼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登溷詩

任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倦游錄

登溷處

柳永詞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或以為佳句東坡笑曰此稍工登溷處耳志林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